

億六公傳

億七公傳

億八公傳

兆六公傳

兆七公傳

衍十二

衍十九公傳

千廿四公傳

萬六公傳

萬十一公傳

萬五十六公傳

百十公傳

百十七公傳

百十八公傳

勝二公傳

進一公傳

孚廿七府君暨子泰六十四合傳

進三公傳

景賢公傳

禮三府君傳

禎四處士傳

愷一公回小傳

愷二公傳

聖七十一靜菴隱君傳

好 垓

吳興 趙孟頫

宗子浣溪 猷

武林 陳璟

同邑 昉

同邑 荷亭 盧格

同邑 賈天民

泰四十六府君傳

松泉處士傳附挽詩

如山

蔣良知

謙二公傳

南昌文溪李司鎮

謙十雙溪處士傳

烏傷堯山吳百朋

壽十九公傳

壽廿九處士傳

壽三十處士傳

如竹府君傳贊行晉六十二

同邑東麓盧洪春

府君傳

暨陽宗子

晉百三十三府君傳

晦隱君紀畧併杜氏

晉年

晉百六十一公傳

恭二遷金傳

恭九安山隱君傳

恭十六南田許君傳

許君傳并贊 行恭廿四

恭三十六公傳

康廿三公傳

恭三十

恭三十九公傳

先君威八府君傳

見心子專 威六十三

南樓主人傳 行威七十

宗翁念劬先生傳 行威百四

同邑

盧介

同邑東麓盧洪春

桂坡苔山李深

同邑震所王乾章

春陽 趙祖祺

男 世美

叔養晦 延榮

全

浣溪宗姪 戩

咸百十九處士傳

郭逢源

咸百三十一處士傳

瞻明

徐可期

咸百三十一處士傳併詩

穿澤山

來孚

耐閑居士心竹先生

同邑楚白盧淇珪

泉公

李文素

松

男

德沛

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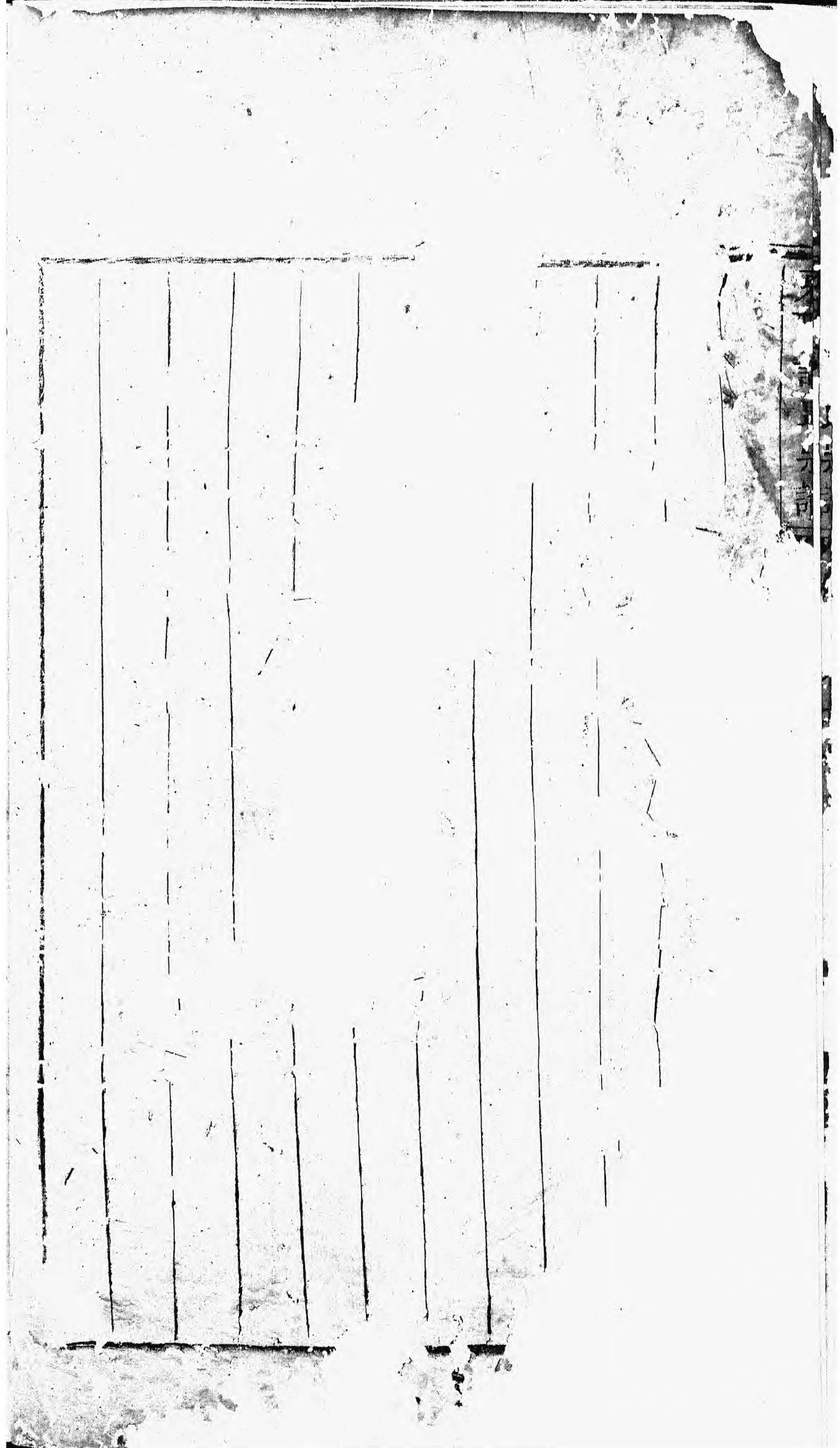
浣溪宗子

戩

許公行傳

行五十五

駱宁植



之詩不若歌東山閔勞之詩爾不達而文協贊以長或預

或居幹畧之優咸以勞聞曷不用勸一階涉尚屬後

子良朝節即牒到矣

圖可

或播行辭

太學博士誥

長公選朝散郎

諸司粮科院許子良

其子每以其身習未盡醇詞章未盡古其

學官選必遴爾公起篤實凝重模範正

修勤較衡鑒精而公論服也皆博士選也

而太學命曰元章韓昌黎有言業

其以是訓子則

類

詩

絲太

精于勤荒

可依前



賜寶祐

子良

勅朝奉大夫王

孫汝任

親行辭

片說許子良爾謹愿上也頃嘗登對

肯自為臆說或者持論之偏而君亮爾其公

起爾家食界以岳陽之符往欽哉撫民然

於左則予汝嘉特賜紫章

管內勸農營田公事

勇民

中書

元鳳

淳祐十

右

樞密副都公旨許堪

勅方武大夫高州御史帶 樞密副都丞旨

兼知鎮江府浙西都大提舉兵船制許浦啟浦金山

陰軍常州嘉興府防江軍馬爾堪文武全才國器老成  
經世各豈宜淹滯一州爰進爾居前職尙竭乃忠盡之誠克  
達朕命庶愜輿情右

德行辭

二日下

候辭

雄發右和而文章甚備自初試宜城  
杭強虜繼守秦池又善備禦蠲積以寬民

克其優良宜久任藩垣以權規務中以勸勸

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兼西安撫使進

防禦使食邑一千三百

父復道大

樞密都丞

三百戶

成子年重倫

中大夫

忠翊郎

寶祐元年

許

孫

保義郎弟

日下

郎誥

賞汝欽哉

分置到綾紙庚再字號官行在尚書吏

皆奏

勅以武舉

注事

勅以武舉

二

曾祖亞祖允可父中

燁承

十二月

西舉特至

蒙引

勅武舉在恩檢準令諸武舉及第有官同已授差遣若依此改保

義郎注沿江巡檢駐泊捉賊押墜節郎至進義校尉注

邊民巡檢縣尉已未使關嘉定甲辰乾道八年三月廿四日

勅 兵部 律都省劄子今欲將武舉汪授差發了日前

御 租

勅賜武舉及

及武舉奏

其官差

處具

由給綾紙施行奉

聖旨

勅

神 慈 短 促 足 願 詭 破 格 闕 紹 興 五 年

令 諸 獨 員 者 不 注 老 疾 就 監 差 當 人 格 王

無私罪人

進 納 入 鎮 店 市 場 監 酒 稅

押 事 若 在

出并初任

此

監鎮酒務

勅

以修職郎新直州司

先謝

先爾有位君子進其惟金其先謝於昭慶澤以表求賜之意

以旌厥政之勤上以八極馭臣既縻好爵士自一命受賤宜勵

情思可哀前件勅如右牒到奉行

暫兼給事中普行辭

身

書誥

廣淳丁

林郎兩浙帥

司理叅軍許伯繼

承前

儒林郎處州司理

繼可特授承直郎

遣如故

御題許元

正始二圖

上賜知衢州江山縣令

行可女贈令人誥適邑人李貞節侯諱誠之

勅爾許氏以儒家女隨守於軒適際虜熾一城遇害爾一家雖死  
不辱主夫倡婦隨之義用彰夫忠婦孝之心可特賜冠佩封  
夫人其身封夫人



藝文

語云為德者必百世祀且克昌厥後焉於許氏益信許氏世修厥德荆公而上荆公而下支分派別

論已即孝祖一脉傳志公以迄于今

勅札金系聯輝並

盛德公於有德者類誌之公為後嗣觀法

藝文

行狀誌列公類各以類聚以便覽耳

雜外紀

分其類本以便覽非錯亂也

奉議

陽太守傳

諱荆字孟和會稽人也東漢司曹諱武五世孫

漢桂陽太守

俗尚浮華不按禮義公為設喪祭冠婚導民禮節且勸以農桑

而明其政令秋省餼於彬陽邑民有蔣均蔣垌者昆李閱增訟

于縣次公愕然為問曰訟爾等賊恩乃上公化不行咎在我也



委吏上書乞詣廷尉均感泣悔過自是法  
年間風俗淳厚禮讓雍和怯于爭鬪勇於農桑民懷其惠為之  
歌曰父母生我許公教我喪祭冠婚咸得其所父母生我許公  
養我勸彼農桑民殷盜安公任事一十二年敬

帝思其功廢其

宮征南大將軍既歸政民馨送出境大勸各

相請曰

母矣乃為廟祀樹碑遺澤今尚弗

艾

領吳寧白峰關征南大將軍傳

諱德字宗化大王父韜德弗耀及為

軍張文弼武恭上聲聞會戎首胡

上命鎮守自降關以抑寇之出沒時吳屠鳥傷風俗怙險棄仁義而

尚詭詐安於爭鬪狃於攘奪頡頏相高古稱難治公蒞任即下

令撫綏黎庶示之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苟不務農桑公  
將安計由是勸農桑興學校薰蒸其德者不賞而向風慕義不  
刑而改過易聽米旬月而寇解威重為鐵甚厥聲載道僉

曰自許公鎮我吳地勞來綏集民物之堵吳去今日寧矣邑因  
名曰寧公居職數歲未嘗卒于官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其德  
政之式其

贊曰

桓靈世衰其沸遷鎮吳東撫安黎庶烈耀身殂卜窆斯地  
遺裔蔓延彌昌燭熾

旌孝孜公事蹟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孝父恭讓敏而好學二親沒柴毀骨立柱  
而能起建基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為家剝集孜以

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楠松栢三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救悲嘆曰鹿猶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松下救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即于救前自撲而死救益嘆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突無犯者積二十餘年救妻立宅墓次烝七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

晉書 十七

仁孝皇后勸善書 東萊呂成公先生詳節俱同載

達孝公傳

救生父子繼孝誌

晉許孜字季義 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孝經論語學竟還鄉冲亡孜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制三年

而二親殺柴毀骨立柱而能起不兆於縣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每一悲號鳥獸翔集棄妻宿墓手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松栽致喟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言且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之所犯松下致悵惋瘞之猛獸即於致前自撲而死致益嘆息久瘞之自後林木蒼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致更娶立宅墓次爲雉棲其梁虎鹿繞其庭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所居之地曰孝順里咸康二年太守張虞於朝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家於墓側圖親像於堂朝夕拜焉

大明一統浙江誌府誌縣誌文獻錄俱同載

附歷朝褒崇孝順全錄

先賢堂記 見邑誌

夫孔門四科德行爲冠學者群居鄉校尚論古人舍德行何以  
哉東陽山川鍾秀人物不凡吾獨取其德行以爲邑人勸因閱  
圖誌於吳得斯敦於晉得許攸泊其子生于唐得馮子華應先  
唐君祐咸以孝著于本朝得冲素處士張公志以恬退守道  
鄉閭推服其學之西廡爲堂一區繪六孝子與處士而七揭  
以先賢會上下梓奠乃陳爵豆率諸生行禮詩云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正吾同志可不勉諸 貴

淳熙二年冬月之吉

賜進士文林郎知東陽縣事曾賁記

大明

成祖文皇帝覽攷孝順事實 御制繪音併詩

成祖文皇帝曰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親生之而師教之也故親之恩

必酬而師之義必報此人道之所當爲者也然有能兼盡其道如許攷者蓋亦鮮焉觀其服親之喪躬負土以營墓悲號之聲感於鳥獸事亡如存終身如一爲師之喪蔬食執役制服三年此皆人之鮮能者世有不孝不義之人父母在而晨昏定省之禮尚復闕然况死而欲其有哀慕之心乎師在且不能盡爲弟子之帶死而欲其有追思之義乎其視許攷寧不有忸於心哉故表攷之行以爲俗人之勸也

詩曰

孝事雙親義事師 此心應只有天知  
辛勤營墓頻哀慟 鳥獸回翔亦愴悲

又

墓前松栢已蒼虵 鹿本無心遂觸傷

一旦戕生依樹下 鬼神慮使孝心彰

附贊二章

先生受經會稽孔冲暨其云亡蔬食三冬師友之義重厚如是  
宜於親喪孝鮮倫比捧土就墳弗省身羸人或書取夜則除之  
悲號栽松鹿有犯者虎為殺鹿置裁之下先生嗟嘆鹿殞于前  
緣是林木滋茂歷年郡國祭廉屢辟不就巾褐終身何慊文繡  
東山自石言溪津波比德萬世不竭不磨

宋處士邑人仲素張志行撰

嗟也許公實孝于親胡風木不停遽此難屯精車既載負土築  
墳我親我塌敢日勦彼鄉民手胼足胝不以為幸中笥猶存  
几筵不改惕然念之吾親何在秋霜凝也春雨微也父兮母兮  
得無苦寒與饑况既不可見寧不念茲天高可極此情罔極鹿

獨不念我觸我松栢嗟已許公厲志不移終身之慕於公見之

明翰林學士潛溪宋濂撰

孝子祠碑跋

邑誌

政和元年繪二孝子於縣學宣聖殿趨廊邑人入行張君爲之  
贊越明年建祠於通衢使衆瞻仰乃以二贊刻石于祠宇用永  
其傳

朝奉郎知縣晉當學事晉當勸農功事武騎尉張述跋

興孝廟

邑誌

昔政和二年知縣張述建在縣西南三十里紹興二年知  
縣雷觀德重建端平二年知縣林嘉會建六孝子祠三年  
申請廟額賜名與孝在縣西百餘步營置田產祭享

總計中田四畝三角一十八步九分



又田四十二畝

塘三畝二十八步七分

平桑一畝二角四十步

山桑五畝一角一十步六分

地二畝

樣山三畝

墓七畝三角

基地四十一步四分

又開田五十步

荒山六畝四十步

興孝廟碑記

見邑誌

孝之道大矣天經地義萬古一日也不慮而知曰良知夫何知

哉不學而能曰良能夫何能哉聖帝明王之世彙倫敘孝道明天下不以爲罕見之行以罕見而得名其道之微乎表門閭門閭昌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復子孫子孫榮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孝子何志乎行吾之所當然不願乎其外也雖然此孝子之事耳爲人上者以孝治天下彼有孝之實惟恐其名之不彰也孝子所以更不孝者愧也愧不孝所以使孝道之興也吾聞吳有斯君敦者泣血叩闥以贖父刑臯吾能捐身爲親如是乎晉有許若攷者悲號蒔松鹿犯其菽虎爲殺鹿吾能盡誠昭應如是乎攷子生亦有孝行吾能正身訓子如是乎又聞唐有馮君子華廬於親墓而有白兔靈芝之瑞吾能感物致祥如是乎有應君先唐君君祐者事親居喪各著至行吾能生養死哀如是乎苟不能然若何不愧也何自而發哉無所知也無所能也而自

不容不然也孩提之童則愛親孩提何知何能哉見親之不謹則顛泚豈知其爲泚哉此六孝子者人稱其孝而六孝子常自以爲不足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六孝子之心固與天地相爲無極也聞六孝子之名而赧然知愧者其心固與六孝子同也孝道之興皆自此心生耳端平三年婺州東陽縣令林君嘉會治邑有善政深以扶植風教爲先於是合邑六孝子而祠且白于郡以聞于省部而奏之

天子今左丞相肅國公寶東陽人首捐金錢佐役而和者滋衆鳩工飭材廟貌聿新遐邇胥悅

朝廷賜額曰興孝子以彰

聖上孝治之仁表令尹崇本之化用以爲來世事親者之勸而非徒爲六孝子私也令君屬甫爲之記不能以固陋辭乃爲敘次本

末且作詩以遺之俾歌以祀神其辭曰思親兮本性情春雨濡  
今秋露零昔爲孝子兮今神明帝錫嘉名兮孝子興神皇七兮  
來下奠芳醑兮醴粢歌白華兮我心以寫聞蓼莪兮神淚亦洒  
誰非人子兮神鑒之錫爾類兮慰爾思年豐兮稻肥顧樂兮耄  
倪神未來兮我民待神之歸兮報無怠神無在今無不在普此

孝兮壙四海 昔

嘉熙元年歲次丁酉立夏記

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金魚袋四明表甫撰文并書丹

朝請郎新除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宜鑄錢陳墳題額

仰高祠記

仰高祠者祀許氏先賢也許氏先有晉孝子攷暨其子生後有  
元大儒謙孝行道學後先表七是以立祠祀焉孝子東陽孝順

里人天性至孝生竭力侍養無不至親歿廬于墓適塋鹿躡其  
松柏攷爲感嘆鹿輒爲虎所殺攷又傷鹿死之暴而虎亦自擲  
斃攷俱瘞之墓側世號虎峰鹿峰又嘗師事孔冲卒爲制服察  
舉孝廉力辭不起詳載晉書列傳郡邑各誌及我

太祖高皇帝仁孝

八皇后勸善書蒲錄行蹟

御製孝順事實宸翰袁嘉各有攷焉其子生亦象賢崇

孝繼有令聞晉咸康二年郡守張公虞奏表其間宋政和二年  
邑令張公述爲之繪像祀於學宮尋建祠通衢淳熙間縣尹曾  
公賁重肖像偕處士張公冲素祀於先賢祠然未有制令也端  
平三年縣令林公嘉會䟽聞於

朝丞相喬公行簡贊議下

詔創廟出內帑襄役賜額興孝孝子至行久而益炳彰矣逮元有孝  
子裔孫謙天資高敏丁胡元濁亂之秋奮然有志性命之學游  
仁山金先生門得程朱正傳徵辟屢辭隱居易澤著書白雲洞  
中講學八華精舍齊魯荆越之士從游者殆千餘人致邑有小  
闕里之號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史云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  
朱子之入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歿門人相率上  
狀於郡祀於學宮至元五年廉訪使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謚  
未報旣而謚日文懿至我

國朝

憲宗純皇帝

勅建正學祠於郡城祀郡先儒何北山王魯齋金仁山三先生而白  
雲先生祀而孝子先德愈有光矣奈何孝子之廟久

而地壞址爲豪右所據而白雲先生之祀又未有特廟于其本  
邑爲許氏後者憾焉嘉靖己亥裔孫棖楷植楹榭學質宗長鈇  
滄沛等陳于邑令王公遵力復其故地王公將爲立廟未幾遷  
去越八載丁未棖復備三祖故實以孝子廟祀先生特廟之情  
請於代巡裴公紳裴公閱其詞大爲感動卽移文于郡曰白雲  
先生接濂洛道統之傳衍洙泗儒宗之派厥祖許攸先生敦孝  
行於先聞啓醇儒於後裔建祠以祀誠協祀典其祠宇規制合  
作前後二廟前廟獨位白雲後廟位孝子攸而以生附稱祀則  
先孝子而後白雲如此則道統之重旣伸而祖孫之倫亦序移  
下郡守曹公汴上其事於督學雷公禮卽協贊之亟命邑令鄭  
侯綺董是役隘其址改建邑城南二百步許西部鄉近先生  
之居焉規制如移扁曰仰高春秋以時享祀過者罔不嘆曰

孝子賢人百世不泯也如此然一時制作未有記述也棖懼先  
德歲久復湮屬余概首末予何言哉孝子之孝先生之學昭揭  
於古今炳耀于史冊人人知所景仰者也豈余言所能讚耶顧  
享祀先賢非爲觀美君子道明天下則天下治道明一鄉則一  
鄉治許氏三賢鄉之先正也立廟祀於鄉固將崇其位號而師  
莫之約民趨也託之牲祝而神明之期民信也誠一方之人知  
之則一方之人知有聖賢之道是足觀且興矣後之人有能仰  
孝子之孝而興孝仰先生之學而講學者乎邑之良有司許之  
賢子姓爲能時展駿奔使廟貌常新不至如舊祠之圯壞者乎  
余竊有望焉是役也經始于嘉靖己酉竣事於嗣歲庚戌迄今  
歲丙寅棖以記請命于郡伯葉公宗春邑侯陳公應春而勒諸  
貞珉以垂不朽維時督學憲大夫訪先賢之後錄裔孫鰲旭奉



刑適與其事遠近稱異之余曰此所以久廟祀者也豈徒爲衣冠許氏之子孫而已哉 晉

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秋七月朔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加俸二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

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前禮科左給事中永康王崇撰

進士第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奉

總督八閩水陸軍務前按巡直隸監察御史邑人金游篆額

上第南京大理寺評事邑人樓如山書丹

敘定仰高祭式小引

夫理通諸人心而事之所以相成也前大巡侍御裴公觀風金華創仰高祠合祀晉孝子許孜許生元儒文懿公許謙植教端

紀以淑人心可以風諸天下矣然有祠例宜有祀邑主馬石鄭  
公屢請河府器數儀品之式雖具嘗臨祭取辦而定格永制則  
固未之講簿正祭器之前寧無待於後者之繼成乎堂謬承乏  
佐政茲邑辱與祭事儀不物稱心用悚惕茲裔孫楹以是告府  
荷辱大府李公一元崇儒重道示縣詳定爰乃諏度例當徭編  
七期薦祀凡牲醴庶羞咸秩于數豐嗇惟宜以答侍御裴公首  
事盛德馬石鄭公繼事善政堂無任感激敬述事之相成者以  
告厚德重望繼是茲土君子必能奏請於朝俾立成規表揚  
孝道扶植斯文以風化天下容非理通人心事有相成之美者  
乎 昔

嘉靖己未年季夏之吉

署東陽縣政縣丞姑蕪魏堂謹書

仰高祠祭文

邑侯馬石鄭公綺時因廟成乃出俸貲買祭品以落成之

維

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三月己丑朔越三日辛卯

東陽縣知縣鄭綺敢昭告于

晉孝子許公

元儒文懿許先生曰孝子之孝通於神明先生之道淑乎人心  
台祀有祠仰高是名爰具牲醴用告落成尚饗

春秋二祭祭文定式

嘉靖辛亥八月丁後一日邑侯鄭公奉行大巡王公并提學道  
文移秋祭之始乃作是文以祭為永式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等致祭于

晉孝子季義公之神曰惟公敦崇孝義培植綱常誠孚鳥獸垂

則天壤某等仰瞻無任祇薦明飭以

繼孝茂梁許公配尚饗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等致祭於

元儒文懿公之神曰惟公學傳朱嫡道宗孔顏八莖高志千古  
仰瞻某等叨牧茲土觀法用虔謹脩牲醴式展明禋尚饗

許孝山墓誌

見邑誌

許孝山在縣東北七十里藍礪村郡誌作縣東七十里今依石  
碣改正今塚坐東向西禁外東至山峰一百四十四丈西至唐  
福慶山三十丈南至唐公聚山七十五丈六尺北至唐十九等  
地八十一丈六尺石碣載縣東北七十里藍礪保唐譽家東山  
疊土堆大磚砌爲墳塋坐東塋口向西高一丈二尺長一丈七  
尺闊一丈一尺禁內墓堂東闊三丈一尺西闊四丈六尺南闊

六丈北闊一丈三尺禁外東至山峰計一百四十四丈西至唐  
譽地七十五丈六尺南至季承翰山計三十丈北至唐漸地計  
八十一丈六尺寬係唐譽收執前任知縣王都官熙寧六年給  
憑 王都官即知縣王概也

紹聖二年夏東陽縣令吳矜記

許孝山圯墓記

邑誌

余時寓迹於永寧之孝順里或言里中許孝山有許將軍墓者  
問之曰世傳古許孝先生親之所藏也而里亦以是得名余謂  
先賢之墓域歷年既久而存者能幾許汝吾里之賢者在吳魏  
以孝稱養生送死之事歷七昭者蓋至於今幾千年而啣哀捧  
土之故迹猶在豈非精孝格天而神明為之輔相以儀刑萬世  
之為人子者乎於是敬謁其墓而瞻仰焉今山之膺有墓山相

去不過數丈皆西其向而墓之旁有峰曰白鹿又有曰虎峰鄉  
之人尚能傳白鹿觸松虎負白鹿之事有合於信史之所載而  
冲素張公志行嘗誌先生之厚德勒銘于邑庠者亦然信此爲  
先生親庭之墓而人廢之久矣嗚呼可傷也哉其左墓且毀將  
盡僅存者後隅耳右墓之前亦以摧圯而空曠坦上石布  
其下見之固已惻然而當時之幣斨朽耶否耶存耶亡耶不忍  
復容其故矣若夫墓之制猶今之卷蓬自今觀之其中自上而  
下爲尺者十自左而右爲尺者七自後而前尚可見者爲尺十  
有五前之旣摧者莫知其數也壙之所締以陶板而陶板之厚  
二寸有半廣爲寸者六長爲一尺十分尺之四其側皆爲花文  
或魚文錢文又有著八分書字于其側者二十有七言曰寶鼎  
三年太歲在戊子墓主姓許買青口地一丘方圓三里顧錢百

萬皆刻土範而陶之者惟著文字者則列四行于其頂又別營一窟于墓內之左其深爲尺有四其廣加倍想藏明器之便房也亦虛矣竊嘗言之斯墓之立且千載矣其未悉壞於忍人之手者尚猶屹然則昔者先生營締之功可謂極其堅密精緻者也夫以先生之事親靡所不至則先生於親之沒也將必極哀毀之情願歸事於冥土不可得也以是心而推之則先生於親之體魄固將深藏固閉極其慮之所可及盡其力之所能爲求至於勿悔焉而後止自有不容已者而非以爲觀美也孟軻氏謂不得不可以爲悅昔者先生可謂得遂其志者歟然事在今日山童墓地後嗣子孫邈不覩其蹤跡三里之地久不知其誰屬冷落墓墟而堅密精緻之功舉爲無用可傷甚矣先朝聖天子憫禮先賢之至意著之令甲於是令尹王公概躬檢葺于熙

寧六年吳公矜復石碣紀墓至之僅未朞削于紹聖二年之夏  
今又百有餘年矣而圯壞又如此雖是邦之人爲之立祠于墓  
側曾何以救旣摧之患乎先生幽冥之志可想而知矣蓋聞前  
是有入其墓墟輒逃慄而不能出者嗚呼何足恠哉以先生事  
親之實則先生旣沒之靈安知不戀土于厥親之墓方其墓之  
圯而人之入也想其冥土之中啣冤抱憾不可奈何耳其人之  
逃慄安知不激于先生念親之痛故以是感之耶今不然矣想  
又終於不可誰何而遂已矣然則尤可歎也已夫以先生之哀  
誠猛獸爲之感慨而人則忍而不之卹謂之何哉特其不能不  
爲先生憾者旣鑿山以墓矣墓之頂且還山矣而前祔不廣大  
其封乃露於平麓之上卒使其祔易動於莫知爲主之後得非  
惑于世俗之習見而一念不至遂爲無窮之恨耶余懼其終于



陵夷而先賢之故迹不可復知于是作孝山圮墓記使異時即野而有所攷云

邑人李厚之拜撰

孝子墓碑跋

見邑誌

東陽在婺爲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師虎爲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爲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砌村所居孝順里及其親塚尚有識虎峰鹿峰俱以得名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後街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於碑陰以詔邑之人使慕焉願爲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爲職而加意於風教子之意遠

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爲也自念得姓於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於四明而葵實吾宗之故里也旣書其碑又以此勸  
宣伯併刻之 四明樓鑰記

按鑰宋寧宗時人與朱文公五十九人同在黨與之籍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mark.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containing multiple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r a list of items.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from top to bottom.

達孝公傳

公諱庄字茂梁征南大將軍之孫 旌孝公子也幼嗜學事親  
至孝二親歿居喪卜窆咸盡其儀遂家墓側圖親像於堂朝夕  
俱拜事亡如存歲遐勿怠察孝廉官爲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  
二郡守散騎常侍其年大饑寇熾狀聞

上命公督軍勦捕公按兵單騎詣寨諭以德政群寇感化咸拋戈  
瓦解郡內肅清屢表辭職超然歸里供奉親像情愈篤摯捨建  
虎峰教院給田四十餘畝以輸祝 聖壽殂正寢咸康二年太  
守張虞疏於

朝 詔旌達孝



傳類

善心公傳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址新城人也二世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大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卷皆徧通涉年十五能屬文牋上父友徐陵七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畱執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

善心公傳 卷之六 梁 善心

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  
涕再拜受命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  
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  
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疋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  
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燕告此以瑞善心於座  
請紙筆製神雀頌七成奏之高祖甚說曰朕見神雀共皇后觀  
之今日且召卿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  
點筆不停揮嘗聞此言今見此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  
書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  
各爲總敘冠於首篇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  
焉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繆仁壽元  
年攝黃門侍郎加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門

並如故四年留守宮人出嚴州刺史逢漢王諒及不之官大業  
元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達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  
徽魯世達輩偕加品秩授爲學官其歲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  
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本倍借兵  
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使大夫梁毗劾之上方以  
腹心委述初付法惟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  
上意迺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  
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僚咸以爲虛  
善心以爲述伏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缺於宿衛與常役  
所部情狀迺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  
始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蕪威揚汪等二十餘人  
同善心之議其餘皆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數月述譖善心曰



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暎虞世基袁克蔡徵同往送葬善心爲  
祭文謂爲陛下敢於叔寶尊號召問有寔自援古例事得釋而  
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  
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舉撰  
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豕郡帝方自徯戎以東計善心上書事  
許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  
授連節衛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  
崔祖濬撰靈異計十卷初善心父譔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  
成父志脩續加書其序傳末作述制作之意十年又從至德遠  
鎮加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 親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  
宿衛殿省 駕幸江都郡追敘前勲授通議大夫 詔還本品  
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隨宮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

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臨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且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爾敢如此不遜其黨即牽曳遂害之年六十一歲越王稱制贈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崇節高祖知之勅尚書每獻時新食必分賜嘗 詔入內侍

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善心遇禍氏年九十有二臨喪不衰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右 傳 紀 史



唐睢陽守遠公傳

公諱遠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會祿山反或薦公於  
玄宗召拜睢陽太守公與張巡同紀生而長故巡呼公爲兄大  
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  
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  
割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嘆曰嗟乎人有可恨  
者寇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  
不赦於地下故遠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而功業隳  
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雪冤恥恨遠誤國家事  
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遠子許峴百官議皆以去疾証狀最明  
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  
則遠後巡死不足感若日後生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

可乎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  
者也事載簡書昭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議者紛紜不齊  
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張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  
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  
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  
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必知死矣然  
遠知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遠所守分此與兒童之見無異  
且人之將殂其肺腑有光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必有處今從而  
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韓退之撰

史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  
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大小數百戰

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  
萬可矣迺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  
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俾芳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題雙廟

沁園春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  
缺誰負綱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  
二公之操百煉之鋼嗟哉人生歛歛云亡好烈上轟上做一場  
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賊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  
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宋相文天祥書

節擦秋霜肅肝腸鐵石堅擎天心未展填海恨難捐許遠情何  
極張巡義可憐凜然生氣在萬古照遺編

明大都督沐英書

誰似睢陽太守賢  
臨危九死節彌堅  
心同張令甘塗地  
誓與胡兒不共天  
百世芳名昭信史  
千年遺像托凌烟  
不知擁衆傍觀客  
當日何顏會九泉

二十四世衍聖公書

元儒文懿事蹟

見通鑑元紀

順皇帝至元丁丑三年春正月婺州路總管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予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履祥字吉甫號仁山所著有考證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行於世

是年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



則酸醜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  
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履祥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  
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要其  
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巳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  
而用之履祥既沒謙益克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  
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  
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素志冲  
淡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謙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  
肅政廉訪使劉公廷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公安偉舉遺逸亦  
皆固辭趙宏偉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謙將使衆僚多士有所  
矜式謙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謙既東還以目青倦於應接  
屏迹八華山中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從之居再歲以兄子喪

而歸戶屢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  
至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  
已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獨不教人以科舉之  
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或有知  
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  
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聞者方傾耳聽受  
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  
者師垂四十年隨人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  
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  
至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謙素多疾先是金履祥病革徒步往  
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病增劇不果於行疾  
少間而神更清茂至是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尤以是月二十

三陽言曰宗詩  
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  
毋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謙曰吾平日誨爾多矣至此復何言  
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謙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  
遂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因其自號題其墓曰  
白雲先生所著有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  
說六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於世後謚曰文懿

義烏黃潛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始倡聖學以淑諸  
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群書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  
公基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憲王公栢於  
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  
者也三先生婆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傳適  
文懿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

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周靜軒曰謙受學於履祥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固辭不起則安於義命而非僞隱以爲仕宦之捷徑者也非一代之真儒乎



文懿公事蹟

八華講義

見金華正學編及邑誌白雲文集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遜順其志虚心以求專以是爲務無時而不敏則所修者乃源也而來矣蓋爲學之效甚速入病不求耳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敏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於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於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爲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爲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深淺皆

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爲學矣  
天之生人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者之中天賦之以  
形以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  
也舉天下之理支派萬殊莫不畢在五者之中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八倫物之大者也五者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無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使教者由是而教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  
者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爲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  
以義爲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之所以序心本具乎  
智夫婦之所以別朋友之所以信非人心本有此心乎五常之

理原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舍此  
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時敏也五常  
之道配乎五倫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爲用父子主於仁  
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及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  
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齋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  
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略也君臣主  
於義而以君成禮弗納於淫爲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爲  
義之義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爲義之禮違不離道澤加於民爲  
義之智託孤寄命節不可奪爲義之信此臣事君之大略也由  
是推之保躬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  
用也父慈其子君使其臣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



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亦少之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懼於不覩不聞之際意之所動則使謹慎已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於五倫之後而於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倫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盡夫四倫之理宜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爲元亨利貞之德人之德一於信其昭著則

爲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入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某以而失學長而寡聞闕茸迂疎鹵莽滅裂雖常列於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功微顧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略無相踰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明辨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爲諸君言苟所不知不敢穿鑿爲諸君誑其亦篤於信以求天性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庶不孤此會也

八華山學規

諸君以某一日之長來相與遊未必有益也然群居而不同

則事無成故敢與諸君約

心靜明理之本貌恭進德之基剛毅乃足自勵謙讓可以求益有善當與人共有惡弗忌人政以上各自省察去其所無勉其所有

出入以時有故必告言語毋雜講議毋譁觀書毋泛作事毋懈勿相爾汝勿作無益右請互相警省同歸於善幸勿外敬內慢面從退違

童穉學規

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倫父子主仁君臣主義夫婦主智長幼主禮朋友主信聖賢教人是要盡此五者學者所當知

讀書自要學聖賢言行所謂經書總曉得一句一義便當於

身依樣子着實爲善去惡如此方不虛費工夫

學者第一要守個信字第二要用個勤字立身以恭敬遜讓  
爲本立必拱手直身不可跛倚坐必端正不可手足動搖行  
必安詳不可履闕言必誠實和緩明白有問則對應遲者罰  
揖要低頭屈腰視自足謂揖爲相喚者撻三下歸見尊長  
途中遇相識不揖雖揖不如禮者皆罰長幼當有序坐則長  
居上幼居下立則長居中幼居側行則長居前幼居後凡與  
人言自稱其名學中除親戚有分者隨所當稱相呼外餘皆  
以兄弟相呼不得言爾我長者有問起而對朋友有故到案  
前語話起而答

讀書須要平曷端正句字分明不可雜以他聲緩誦熟記背  
念時全無阻礙爲上不通者累至十本責三下說書一遍

文二明訓註三解句義四道章旨不依此者卽以不通罷  
朋友當相與切磋有疑來問當實告之不可欺誑知而不肯  
告不知而撰說以誤人皆有罰不可以小有才而陵人當自  
黽勉以求進不可以無知識而畏人當自奮發以力學貴賤  
貧富得之於天各有定分不可以已富貴而驕誇不可以已  
貧賤而諂妬

贈李仲謙序

白雲公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行教其教  
之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豆登降音器歌舞謂  
之禮樂乎哉反而求之吾心則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  
以動息有存不使斯須去身者正培植其本厚積於中庸之成  
全則其發於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交養  
而相爲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於文詞誘人可謂外其所  
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掄材抑末矣東陽縣博李君仲謙既蒞  
事執脯脩之費於郡庠而其適與之會視其容貌甚溫聽其言  
舒徐而有文庶幾習於禮樂者若故名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  
蘊以淑諸人俾學者幡然知禮樂爲先務厚其積而痛抑其末  
斯善矣東陽爲安望縣山川佳秀之氣所鍾各一峰輩以今以

學文章名家者有其人昔子賤治邑所及事者  
人矧君掌教鄉邑而年且富宜效先覺之所為  
人之善以為善且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聞未易及幸若亦無虧  
一簣之功以悉克之將見百里彬也於禮樂豈不盛歟君數日  
來別求贈言謬言此為李君勉

挽金仁山先生詩

白雲公

德粹身常潤持難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又

緜緜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講春風志以身  
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闕幽宮

東陽許氏宗譜外篇卷之二

藝文

傳類

清一員外公傳

諱志字大節上祖

旌孝公宅邑東藍礪村五世祖諱猛遷于杭郡迨二十二世祖諱  
規繼居錢塘考諱遺有潛德誨公甚嚴公以高明卓絕之資精  
斂宏博之學靡不由格庭訓乾德甲子舉進士第授慶元府度  
支員外郎公下三季一祈居鎮江一居漁浦一居五閭樓下時  
公輒興故里之思復遷治南通儒坊宅焉厥啓六謨燕貽垂統  
肇基慶迹弘矣哉

慎一承事公傳



諱曄字文盛號桐源世居錢塘沉厚簡默

肅雍燥

孝讓垂髫善屬文從名傳習舉子業雅愛藪穴之勝古攜里

陸藝西興謝一元酬精廢章遂絕意進取樂善施周貧賑乏

自謂弗爲守財奴傾貲齋葺昭慶淨慈江心十廟等寺流群老

稚咸知名呼爲許菩提餘囊分給鄉隣戚屬飄然從考東遷

儒七廟曰政者業儒餘各司所事累數千金凡稱貸貧者不索

其利甚者不責其償嘗語諸子曰富者衆之怨也奚蓄怨而處

富乎即散財隣里助脩法界新安四獄及鄉教風馳鄰邑于

募者星垣咸應給焉又厭城市囂紛遂遷桐川之

漲

艱山行道即鳩工鞭石獨締輿梁及砥道十餘里

嘗食指數百中外無暇手苦身戮力耕蓄廢居無何而

篋又自謂當作子孫謀于是輪構列旗膏腴接陌不下萬計

能奮身挺拔流俗三散財三致富不伐不矜於人無怨惡君子  
稱其有范蠡之風

慎二助教公傳

諱用和字文中賦資明睿博洽文叢學者靡不以  
進士第官助國學而聲落英士僚屬愉也焉  
黹熊夢叶素質冠倫汝陽肄業約禮博文鵬搏奮翼啓我後昆  
光我前烈

億四公傳

諱文字延彬軒豁大度幼嗜學自垂髫底皓首手不釋卷  
咸欽仰之奉親至孝隣母咸誠其嗣曰汝獨不效許延彬爾  
胥宇桐川間乎公惟禮讓恂也與物無競而豪右遇之  
櫻其鋒咸相或曰母爲不卒恐許公知遭蒲辱

厚殖雄於一鄉晚景其嗣曰琪將立而逝公泣  
不幸也以不幸中覓幸了乎即齋賑施德布善為襮數歲  
弄璋人咸奇其作善之報也

億六公傳

諱方字道同號矩齋生而敦敏才學窮理戰兢自持行罔越矩  
搆一精舍顏曰矩齋遂以矩齋為號公少嘗與弟政矢志舉子  
業緣父胥字桐川弼營堂構勞無暇晷以故不得竟所欲為士  
多惜之然其倫紀之脩內外無間宗族鄉黨靡不  
謂若公者誠可稱許氏賢裔矣

億七公傳

諱政字延壽少負異質由庠士選校禮部授國學助教弟靖康  
初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六賊並誅政嘆曰士君子平居養

正在今日非但取益於國吾輩亦與有光及兩宮北狩新駕南  
巡政自恨書生不武抱疾歸休

億八公傳

諱保字延德號養正貞性朴行不事芬華好吟咏以願養其情  
性雖產宦族無仕進心同門有孔山喬文惠公勸出以濟世  
固辭因扁其廬曰養正居士元豐間新法大行人有舉以扣其  
利病者居士曰布衣之士既不能磔其肉言之何益哉文惠公  
每珍禮於其館而殂正寢見送行歌

兆六公傳

諱琳字公寶號瑜台天資穎睿雍和喜愠罕形於色始生一日  
而孤事母至孝以友愛徇屬衆叔父奇其能悉委以家政善  
理且讀財日裕而學日克家人求分業者各以

然付之復勤約自勵踰數稔

過一鄉遂看

人之陽

宅東有教院法寧故塔火虛公開建煥然壯觀去稱趙公記  
僧爲勒珉側有東溪艱涉公大締興梁宗澤公之文足徵也建  
炎已酉舉進士第授本州儒學助教捐俸以給寒生明年

朝廷復置博學宏詞科復元祐取士法公謂人曰今日之務文教固  
在所先而武畧亦當加之意也曰惟其至於和是以輕於武耳  
公曰噫不數年吾其被髮左衽矣乙卯從子直可第進士公謂  
之曰國事日非吾無及也汝其念之丙辰春有一乞罷未許其  
年冬陳公輔乞禁程氏學公去志浩然上疏請歸益力乃以勉  
功即致政歲大祲公歎曰進不能有益於國退不能

焉用吾爲於是發贏餘以周之全活者甚多其好施者此晚  
而刊落世故惟譚經講易徜徉物外而已

兆七公傳

諱漢字明夫號秋山博洽群書精究義理人咸稱爲  
性至孝每事先意承顏無不盡其歡心執親喪哀毀  
毋未獲塋所優禮地師至得地於懷德鄉羊獮之原欣然喜曰

是可以安吾親而昌厥後矣遂窀穸於茲欲廬  
之艱不能如願悲戚愈甚嚴訓諸子長安可宰錢塘令政教休  
明士民德之次恭可用可皆顯文行於世若公者雖不獲自展  
其才繼有賢胤亦可無憾已

衍十二公傳

諱褒可字公贈號太榮賦資醇厚飲義食仁不侮鰥寡治躬謹  
飭競上恐墜於過日惟考覈群篇吟誦未嘗少輟國學助教  
惟職是司聲聞赫奕薦紳重之

衍十九公傳

諱直可字仲堅晉孝子之裔也入太學登紹興乙未進士等  
既改秩格當試邑時宰相稱公才宜館閣特差充台州路學教  
授意將召用之也無何丁內艱服除授建康教官以卒官止  
議郎人十惜之公端方嚴重手不釋卷擷英咀華靡不窮究爲  
詩平淡有一唱三嘆之音明於義利不妄取與未第時與邑令  
厚善有豪抵罪夜袖金求解公斥之曰君子不欺暗室此言何  
以至於我哉丞仰武被命紉攬人以歲銀爲獻怒執而聞諸  
郡郡將監司察其廉交薦之待闕家居恂上善誘經指授者爲  
文皆有法度子中應字成甫登淳熙甲辰進士第官  
終光州定城令操履純正爲卿範模晦庵朱公象山陸公皆稱  
之龜潭林正慧公太中惜其事業不竟書石以表日有宋善士

許公之墓孫彥知字德謙登嘉定辛未進士卒澧州石門令彥能字德才同兄登嘉定辛未進士曾孫墀登右科卒陵尉四世登科鄉邦榮之

千廿四公傳

諱中應字成甫稟性穎悟博覽諸家謨典著作林稱最舉進士第官定城令政蹟顯懿無不嘆其賢才與父同宜館閣以數竒不大其位人罔不以爲歉也

萬六公傳

諱聞道字德順丰姿英偉志氣軒昂流覽諸書悉究精蘊尤於春秋大義蓋以家世頡經也少遊鄉學轉入國庠考俱最朝廷多事憤激當事之非遂絕意進取著書自娛世篤孝恒曰父母在不能侍奉其旨得其歡心足雖富貴



定省之節無不竭其誠喪祭哀戚盡禮至終  
謂之曰萬六學士卒謚之曰節孝先生

萬十一公傳

諱復道字從道號煉庵許氏其姓也居東陽邑城晉

旌孝子三十二世孫父執古母王氏公生紹興壬午正月十七日於

敏悟不羈年十五即遊永嘉諸儒老之門博其識趣遂究六經

而專門則岷隱戴先生是賴得春秋微旨兼長史學名實既章

鄉漕交薦而數失雋未售迨淳熙甲辰伯父中咳公第進士公

益自勵間闕者殆三紀年五十有六登嘉定丁丑吳潛榜進士

長子堪亦取右科父子同年青紫交映鄉邦榮之公練

宦况殊薄以榮未及親勉就淮西總幹官亮采惟勤既而奉大

禮覃恩贈公曰吾願畢矣乃函上休致書時考績適擢直通郎

賜銀緋拜命卽引歸時論高之爰是卜宅吾邑繡湖之濱不  
櫻世慮者垂十四年雖頻歷膺仕享厚祿未嘗有喜色而顧以  
覆餗之憂爲勉及考終命壽八十一淳祐壬寅十月  
贈朝請郎中奉議大夫所著有講義文稿序跋書啓律詩若干  
卷藏于家子男三長堪淮西安撫使仲垓壽春廣通判季堃閣  
門舍人孫男五鑑麻城令元兩浙運使竹木塲簽廳邦造瀾谿  
學正餘皆脩德無忝乃祖論曰學貴乎有用而仕貴乎知止  
學而不用命也仕而不止欲也不逆命不縱欲進君子能之  
庵許總幹以優學逸才方負英風銳氣宜取青紫如拾芥顧乃  
韜光鏟炳弗售於當時及其年踰五十人將垂翅戢南圖之不  
暇矣公則整翮振風翮一躍入天敬大復於旣剝之餘詎非  
不逆命耶旣而躋亨階有鴻漸勢道可以兼葦

方慶其焯燿天地樹不世之功公則幡然勇  
如敝屣又詎非不縱欲耶嗚呼義以安命理以坊欲有以明哲  
稱公者可謂知公之深者矣

春生毅齋徐喬撰

萬五十六公傳

諱龜年字涵壽少耽書過目輒能誦善屬文及草楷時獲隻字  
者若籛金受學從兄復道及諸名惟往匕噐之溢厥聲於泮入  
太學試貢每臨曙講有驚人語寅寮罔不嘆服渴踵行止兢匕  
弗踰尺寸暇則誨胤課孫咸格遵廷訓僉云忠孝剡馥遺膏彌  
遐邇顯

百十公傳

諱邁更名子良字肖說號南坡東陽人晉孝子攷唐睢陽太守

遠之裔曾大父玳大父燁皆不仕考埴贈奉議大夫妣樓氏贈  
宜人公資稟卓犖讀書一覽通大義及壯馳騁經史精文辭尤  
長於科目之學抽關啓鑰得言外意生徒欣亡從之旬

知爲文肯綮嘉定己卯以詞賦魁江東漕薦試禮部不利嘉熙  
戊戌始登進士年已五十餘矣調餘姚簿未上用宰相喬行簡  
薦監鎮江西酒庫已前羸美率自入子良不納一孔以上歸公  
家官吏相駭歎淮東轉運司辟主管帳司瀕江有蘆塲三十里  
所民資其利守邊吏議清野欲悉刻去子良諫之止遷知晉陵  
縣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急如雷電吏竄匿殆盡前公  
以不良去子良爲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徭條緒燦然沿江沮  
制河辟準備差遣俄監安溪酒庫改宣教郎知邵昌縣庫藏亦  
立子良節縮浮沉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豪右設詭名

賦莫敢何子良列其主名揚於市復從而一之豪右

中子良無隙可乘而止沿江置制使辟幹辦公事轉子良議啓通

判和州改江州幹辦行在諸司糧科院子良常輪對不微立異

惟取臣所言有關天命人心之大者重陳之未幾有 旨使

滯獄八十餘子良爲緝案詳鞫雖累歲不引央者一旦曲直

白進太學博士轉集英殿脩撰請外出知饒州以臺疏論免官

成都府玉局觀以薦起磨勘轉朝奉大夫知岳州軍州未赴轉

朝議大夫改知台州節制屯戍軍馬提舉義勇民兵兼提調江

東財賦措置浙西錢徵台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

節縮如都昌凡冊例所得宜者亦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

聽訟據按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亡得卽決遣之吏相

睨具文書而已同僚與吏無所容私皆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

宋二萬斛子良又弗與許事有難處他人不能真筆者經子良  
議定人無異辭公生淳熙丙午十一月之七日申時景定庚申  
三月二十四日丑時卒於汴陽舟中享年七十五娶蔣氏  
氏俱封宜人子良丰姿磊落如野鶴之在鷄群秉性醇摯與人  
交極尚氣誼赴急扶顛斧鉞在前勿暇顧然剛腸疾惡遇無禮  
者面折不稍貸世見其清介激烈望風無不憚不知其襟懷坦  
夷又無鮮遷怒意居官務抑豪強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  
長懇乞欲納忠縱撻其怒不避知都昌日方嶽來爲郡守岳面  
目嚴冷人不敢仰視子良數爲撫辯且曰侯自我得之自我失  
之雖獲罪無恨嶽初怒甚已而察子良忠亮反慰薦之子良特  
差兩淮宣撫荆湖總管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隨舟西上  
荆鄂六傳平生所歷謹乞如此然泣宮下日無所苟以

直氣行之在都昌爲咬菜根知縣在台州爲清白太...子...  
生酷好書史有如饑渴奉養甚儉雖列廡仕蕭然如寒...至  
飲茗清坐饑則疏食而已子男四人伯繼仲立仲樞仲椿伯繼  
以公遺澤咸淳乙丑恩補處州司理叅軍兩浙帥杙女長適承  
信郎嚴振餘未行夢炎於公中表兄弟也且學同師仕同朝於  
捨向背靡所不同伯繼以余知公之深踵門論夢炎狀公行并  
傳讚夢炎自吳斥歸閉門省身不復治觚墨顧公臨終手澤猶  
以身後事見囑古人有懸劍於墓者誼也夢炎何敢忽遂敘其  
履歷而爲之傳云 贊曰子良之爲人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  
堅剛如鈍金百鍊其孤峭如危壁千仞江萬里曰蒼古勁舉  
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子良爲第一吳子良曰鏡明  
衡平子良似之蔡父軒日踐懿清職識慮高遠聽其言而觀其

行卓然有立無所趨附卻居實曰公之勁節金石其堅公之直  
筆風霜其嚴章立庵曰公之志行絜清心事明白直道而行無  
所屈撓凜若冰霜一清可洗衆濁黃燦文曰如公文章剪裁  
英詞林板垣宜階其升孰成貝錦遽陪於戔豸之虛聲如公政  
事燭照鑒明劉木曰公之文章蔚然士規公之政事卓然吏師  
文則蜚英政則去思噫子良何以得此於人哉非其粹然有合  
于詩之柔不茹剛不吐未必能至于斯嗚呼賢哉

晉

景定庚申秋八月既望之吉

朝散郎添差通判平江府烏傷眷弟黃慶炎拜書

百十七傳

許堪字長輿號平齋晉孝子汝之

道字從



經尤長於春秋。漕交薦聞，關不餽。嘉定十年登進。

武舉同年青紫交映，鄉邦榮之。從道公任淮西總幹，日進之禮得封贈二親，曰：吾志遂矣。亟上書乞致事，改通直郎，賜銀緋掛冠，東歸。士論高之。終年八十有一，屢贈大中大夫，初居邑之文濟坊，既謝事，買宅烏傷，繡湖之陽，以居。復道師友淵源，玉珮瓊琚所著有講說序跋書古律詩若干卷，藏于家。堪精毛詩，寄徑孫吳軍政民庸兩優。外則宰宜城，守信陽，古郢海陵，池陽。再任京口，安撫淮西，內則歷閣舍環衛官，帶御器械，副都丞，旨知閩門，事防禦使在淮西四年，俄除步帥，辭復以丞旨召封東陽郡公，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章服魚袋。卒年六十有朝，論惜之。

宋紀同壽春府通判弟垓書

百八十一公傳

諱復字元禮狀貌魁梧而資性樸茂與人交雅重敦行之士而遠絕浮囂訓家以耕讀為本務慵不事事者嚴斥之勿貸於兢也恐墜於過嘗將朱子不自棄說與歆器圖鄒長倩遺公孫弘三物圖以自儆事親孝當母疾甚哀號籲天請以身代即割股療之秘勿使人知居喪廬塋哀毀踰禮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邑侯嗟異每欲申聞公知叩告曰居喪盡禮人子職也焉得為異若蒙上申似乎鈞名反重罪戾邑侯聽之乃止

勝二公傳

嗚呼天崩地裂而正氣顯焉於茲可以見大丈夫矣處此危理叅軍許伯繼幼剛毅處群兒中即有亢然勢嘗見其父即帶為政而竟即從傍勸令以嚴澤之父笑曰漢世祖以

下不聞其天下不治夫上者下之表以德則德應

者衆矣士君子要先知此伯繼由是知少抑然勁氣終不  
淳祐己酉際鄉試有詔增置通泰楊貞和安等州解額自  
息曰推廣人之善舉也恐非今日之急務曷若闕材藝簡忠孝  
而優禮之於資格之外是第一義也日淑教于家庭而學有得  
弱冠兩預計偕猶未敷實于廷達者惜之後以門資拜命判簿  
太湖縣以儒術飾吏事文具畢張尋陞處州司理叅軍帥臣初  
甚易之久而蘊發始增重焉民有貧不能育子爲隘巷之棄者  
伯繼乃白太守鞠之於官比長歸家民莫不頌其德咸淳辛未  
禮部試士罷媚賈似道者策有元老元勳之稱伯繼讀之擲  
曰妖狐言也昇冬蒙古改國號曰元輒扼腕大憤不食咸淳末  
權差添本州通判治兼文武劾忠有勞頃之疾作謂豕子公本

曰吾食祿于朝分當報効今若此如國恩何德祐初元兵下湖  
廣徇江西入常州朝廷洵匕詔都督李珣兼知瑞安府開府處  
州珣以伯繼有才氣辟帥府機宜文字未幾移闈永嘉伯繼  
勢蹙遣公本歸曰吾不能汝顧矣母與弟妹在孝友二字汝其  
勉之俟國少寧歸與汝會公本不忍去促之行明年二月元兵  
突我境徇浙東下睦婺 福王北狩陳丞相奉 衛王益王至  
溫州景炎丙子敵兵至端安 秀王李世遠禦之敗績王退屯  
福安世遠遁李珣降伯繼被縛不屈死之年四十有二嗚呼五  
聞許爲晉孝子攷之後睢陽遠旣發之于唐今伯繼又發之于  
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於是觀之尤信當伯繼領叅軍時余贊  
同拜 命見其卽有自許辭至是一不自食慷慨從容二也  
盡仰不愧俯 不怍而綱常以振伯繼非大丈夫乎

益肆恣休

朝廷大事全未可計癩等空朝夕

在

懷顛木之思視伯繼不亦魄禱多乎然程嬰氏之志倘大哉  
遂之于十五年後當瞑目下為伯繼謝 貴

景炎丙子十二月朔

脩職郎真州司戶軍吳興趙孟頫揮泪書

### 進一公傳

諱惟賢字古愚生平以禮自持不流於俗行則合乎人情無所  
矯激性孝弟恒以尊祖睦族為念同宗弟浩然編葺家譜立法  
以遺子孫然有清興每春風和煦秋月光華則獨步林泉或攜  
一二知己吟詩酌酒以竭平生之歡不知身外之有富貴也  
有仕者嗤為徒食不任事先生笑而已終身布衣肥遯自得第  
以嗣子早世而後事寂寞焉不能無情然著書立說抑亦可娛

其晚景也

孚廿七府君暨子泰六十四合傳

夫人有名不出閭里才不踰中人而力本奉公守禮勿踰以  
成一傳家宗派此其人未可遽少也况父子相繼較若一轍而  
孫曾篤之奕也乎日以蕃盛也哉廿七府君諱璵字尚渾號書  
軒爲廷芳翁再次子翁生府君昆季四人而早逝長爲琴軒翁  
乃以廉直公平振起祠宇府君曰兄請爲其難且遠者一切門  
戶瑣屑事弟請獨任之以是琴軒翁得畢意于公爲許氏中興  
人傑府君與人無城府惟是煦喻如嬰兒綽約若處子督計  
僮僕勤理稼穡而以其力本之所出虔蒸嘗供賓客完其課以  
故鄉人有佛子之稱生一子曰濠字孟厚行六十四克繼先  
爲人一遵府君庭訓克家惟謹娶賈氏生丈夫子二以義

長希文次希武希忠諱希武者尤大有隱德郭令公以扁鵲  
服榮之蓋自壯七府若相傳三世俱恂恂以謙讓勤謹特  
豪強者不能以故侵之若不知有公庭之衆牘也蓋其  
此方今世風日偷取人者率皆重文藻而輕朴懋先勇敢而後  
柔巽卒之僥僞機巧多出文藻之士囂凌詬詈半屬勇敢之夫  
乃知府君父子大有裨於世風而爲子孫培養元氣良不淺也  
迄今曾孫思經思綱思紀思紹思綸思緯思維思綺思綬玄孫  
德陞德珮德芳德階德珩德棣德陽德珪德貞德瑚德璋德陸  
德芬德槐德璉德高德梓德瑜德大成稱克家無忝高曾遺軌  
云

昔

萬曆己未季秋

浣溪宗子戲弄撰

進三公傳

諱願字元沐號東泉通儒人登景定壬戌方三京榜進士  
稽學錄改蕭山尉攝台州海寧縣事爲政有聲葉夢得稱其  
民懾暴手劄猶存後遷鎮江推官未拜命而卒

景賢公傳 行益廿九

公諱仁字景賢姓許氏晉孝子攷公三十九世孫也世居東陽  
通儒里至其十一世祖諱吳始析居於邑之西鄉是爲梅峴許  
氏曾祖三畏公爲白雲先生高弟祖諱採多文學考諱晟惟第  
事詩書享年九十有六

朝延以年高德邵錫以冠帶之榮母王民生公自幼天性英敏  
慶安和垂髫時遂有長者氣象且博學強記凡誦數千言而



經傳子書咸知大義然性甘恬退青紫不榮於心事親以孝居處二三昆季友愛無間言爲人排難解紛周貧恤匱樂善不義有不舉者賴以爲倡事有不平者倚以爲衡鄉鄰中若有者咸求直於公公緩頰片言折之衆皆帖然可謂信在言前者如一言之出雖千金不易婚其不能婚者八九塋其不能塋者十數以故邑大夫聞公之名咸以賓禮待之且置涼亭煖館以延納四方賢士大夫與之商確古今亶亶忘倦且至性過人遇親有疾湯藥必嘗衣不解帶者數月每夜焚香籲天乞以身代至親喪之日哀毀骨立數日勺水不進弔者填門安厝之日其苞苴笱噐之類悉遵家禮親賓執紼於道者以千計咸以公之盡夫送終之禮也舉相悅羨後遇歲時伏臘必宿具殺饌絮其染盛齋戒以祀又篤於尊祖敬宗不忘所自重修譜牒以篤族

義至晚年絕接塵市優游桑梓之間以樂天年時

成化十三年逢

聖天子加

聖皇母徽號特渙

綸音詔中外如山林隱逸之中有高年德邵者有司給肉帛授冠帶以榮其身邑侯舒城胡公俊以爲惟公足膺是

命遂躬造其廬授以冠帶加以肉帛而侍御慈谿桂公鎬特製文以贈其鄉人士咸謂公老而膺

皇命之榮烏紗白髮憇息林泉是天錫予善人之意而公之食報亦已渥矣且公之翁彥淇甫享有壽考而冠帶今公亦如是其善萃於一門誠世所罕覩也且賢穀似延玉廷器廷芳皆循

雅飭孫珪璉瓚琮珊璫環珎珂璟咸敦詩禮休且必有脍頰

而下言其言一  
而出者予與景賢有道誼之雅乃為著傳以彰其  
又從而證  
之曰

以仁為居 以義為戶 孝友是規 詩書是伍 樂聞考槃  
名躋巢許 嘯傲乾坤 壺觴是舉 耄耋而榮 受天之祐  
先生之風 宜今宜古

昔

弘治三年歲在庚戌秋月上澣之吉

前鄉貢進士國子學正武林陳瑁謹

禮三府君傳

府君諱弘序字德嚴為祿一公長子童齡抵皓首志節不  
止語默雖顛沛中弗苟與人晉接自居貶損寧為我曲毋為我  
伸大異虛憍恃氣者是以鄉黨咸欽重之稱為忠厚長者嘗戒

其子洪寶洪珠曰富貴豪華災青之藪威勢焰盛殃咎之門恃而矯之抑又甚焉爾其慎諸

### 禎四處士傳

處士諱洪珠字濟美垂髫讀書即知大義比長能文以數奇弗克仕進氣節嶙峋言行一軌于正才優理劇若庖丁解牛而善游刃胆以理壯履險如夷解紛息爭里相角勝者片言喻之冰釋輕財好施稱貸於其家者無規匕於息數之末都有鄭二貧甚賣妻清債處士見其母子痛哭郎出金分給各主終身不索其償凡造橋梁建剝砥道咸樂爲助若夫瘞途殍賑祲歲尤不恐靳者至今人猶慕義云配周氏有淑德子六克儒克正克在克學克仁克太皆賢哲傑出足光前烈女二長適三峰盧高次適前山樓仁咸宜家室處士既耆且康而又多賢孫

仁者壽而有後乎信為邦國達尊明時頌也  
而揚之以為人矜式今處士之廬甥余門生也

概以頌

晉

弘治改元戊申閏正月望後三日

承直郎文選司主事致仕八十九翁同邑昉拜撰

愷一公四德小傳

諱克儒字孟成別號純齋時以四德稱乎公者謂其得天地人  
心之最也所徵維何稜歲發倉廩以賑菜色活者甚夥是其翊  
天之德也出黃霧山之壤舉宗亡者得所棲魄其公地之德也  
何如蘭谿張履工遺金一斤于道公詢三日得其人還之而歸  
救人之德若是瀾宿債理法寧嫁愛妾施惠每不令人知立心

之德又若是矣有是四德昭于世則冥之報錫以黃耇綏以福履孫子繩之多而且賢豈不宜哉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純齋公庶幾其有之

愷二公傳

祿石之居瑜台公肇焉奕世仁義接踵及若之身聲緒尤著而燕飲高風奚啻洗聞飲角者乎又奚啻茹芝卧蕙者乎所稱英偉奇杰入塵世而無塵心者惟君是也其質沉默謹恪非義弗爲居恒論古人賢否及所行得失必以義爲斷故品評精當不爽衡尺其待人慈祥不虐無告性至孝厚其旨以事親豐俎豆以祀先而朝夕自奉澹如也家居恂之若處子及意氣奮發身當大難之衝雖比隣莫右莫敢撓其鋒間嘗以忠厚勤學垂訓子孫曰神氣傲物災殃之藪機圖巧覓禍之門

又曰趨劍性和非淬礪不銳人心明敏非積學  
總家政端萬石之肅中外莫以譁於鄉黨則排難解紛有好勝  
闢氣者以異語論之咸渙然冰釋莫不曰許君長者敢與之  
哉此皆義聲聞于人而見諸效者也余忝至戚風慕其高標故  
按行而表之

昔

正德壬申蒲月上浣吉旦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媼生荷亭盧格拜撰

靜庵隱君傳 行聖七十一

宇宙所謂三不朽者德功言也著於天下則不朽於天下著  
一國則不朽於一國著於一鄉則不朽於一鄉此固不論鉅細  
遐邇而各有可觀吾鄉有許君諱宗沛字季霖號靜庵者其所

爲德功言何如耶恒見其于親也生而菽水承歡歿而齋素廬  
墓哀慕意氣久而彌切至于凡所得爲之事無不創舉如孝祠  
重建卽佐已貲與宗人若棧若章若滄輩竭力圖成族皆多其  
績會事有是非人莫能決者斷之以數語罔不服其論若夫恭  
友二兄睦婣任恤之類抑又何間焉豈不宜爲士林推崇申交  
學院而遵旨給扁併賜冠帶以榮身哉此非德功言之著于鄉  
而不朽者乎由鄉而國而天下所謂不朽者亦寧獨有外茲也  
耶今君於余爲表叔父往來親且久知其行甚悉故畧述之以  
永彰奕葉云

晉

嘉靖甲子菊月穀旦

晉

卷之三



泰四十六君傳

府君諱泗字孟學號梅峰爲琴軒翁又次子生而穎敏少與堂  
兄竹巖翁同習舉子業不售遂棄去專事家人生產業日底有  
裕然天性至孝琴軒翁故以剛直廉平中興祠宇恢復祀田有  
大功于許氏而不免爲族衆所忌一日與豪有力者訟於庭衆  
交抑之含忿而卒府君時甫弱冠冒險百方力白其事無何豪  
有力者以內亂自就萎消府君恨少伸焉有府君昆季六人舊  
居湫隘不能容府君以所應得讓之諸昆季自爲堂構煥然  
新琴軒翁當易簀時呼諸子以語曰吾雅意爲公事多未備汝  
曹有能世吾而起者吾瞑目矣府君克成其志遂爲掄材鳩工  
創廊宇鑄洪鐘與仲兄汶立瑱珉廟右懇谷文以垂不朽至今  
思琴軒翁者誦府君之功於不衰其他善狀種已未可枚舉此

尤其彰明較著者也配賈氏有闡德子二長良能次良真良真氏與余同里相友善因脩家乘而乞言于余是以樂道之如此

昔

萬曆己未歲季春之吉

總督湖廣軍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宗人少薇弘綱拜撰

謙二公傳

吳寧祿石許生曰涵者遊邑庠時與余譚論每敘家君實行焉予傳以示後予惟必素以雄製擅一代之名者而後曰予也才劣名微烏乎敢乃請益固義不得辭謹按狀而敘之翁諱貴之

世榮別號石溪朴齋翁之伯子也晉孝若攷公漢忠若遠公

葉出若琳公守之翁奕世祖大父及父也

次

其狀貌頎相謹端厚性博慈雅直也克

居家庭訓弘幹蠱之譽篤友于之誼居鄉族則爲忠言之

雍睦之風時賢達賓友至門靡不色喜以禮遇之

貸者無間疎戚不靳夙積以散之或憤惋求直於翁者一秉公

道以處之昔先人無厚貽翁獨自豎立豐於乘畝日益饒裕

其堂構而奐然一新翁之貽謀又豈微哉盛德孚于閭閻芳聲

聞諸學校本邑庠師縣令鄭侯徵爲耆彥延爲賓介固辭則翁

之高致可知已翁今春秋七十有二視聽步武若少壯則翁之

純養又可知已抑又隆師課子養就長祿涵生學優才贍試藝

場屋嘖二有聲厥配本里施氏即高淳令懋公妹也有閭德丈

夫子五曰涵曰澤曰渙曰滂曰沛孫男若承儀輩咸彬匕秀雅

繼翁厚德矣以致此哉遂從諸管城而登之筠素以爲隱君贈

昔

鄉進士東陽儒學教諭

江西南昌文溪李司鎮拜撰

謙十雙溪處士傳

東陽多佳山水毓靈鍾秀英賢輩出于祿石雙溪公觀之益信  
公諱鏗字世賢晉孝子攷之裔有曰琳者登宋進士由桐川來  
宅茲土流芳奕葉迨大父珠父克儒益振聲緒母應氏名門  
媛生公穎資力學于凡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覽究其義性篤孝  
友事親長克盡子弟職中外無間言居鄉退讓有禮不以賢  
自矜綜理家政謹飭周詳膏腴日衍堂構重煥貽謀不矢教子  
孫隆禮師儒御家衆恩威並行戶役必以身先遇

通財以共之父坐黃霧川吉塚也弗忍私令  
可嘉人之所難也嘉慶丙辰侯長

夫冲

也

四濟濂江入出治胡出

娶虞氏生臣岳佐化

賀汀娶胡氏生續紹再娶李氏生繼女二長吳氏

次胡氏出適趙祖鵬甥賢球資璟猗歟處士克昌

仁心仁行素所蓄積胡能爾爾余於處士忝聯爪葛故不敢

固陋嫌而傳其大約云

賜進士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卷生堯山吳百朋拜撰

壽十九公傳

府君諱深字仲澄世居桐川之巖路祖德林老潛妣潘氏四嗣

而府君其長也年十一失怙即知家政之艱弱冠總事井邑有

條撫諸弟極其友愛素醇厚寡言笑其接人一破畦町示以赤

誠少長咸為珍愛居嘗誦勤苦朝夕拮据順其理之有成未

嘗爲寔安計久之家轉裕業益充盡其旨于寡母而母樂其孝  
季弟雲早世遺孤甫週嫠婦厲氏矢志不二庶若曲爲周全以  
成其節惜乎孤亦早世而厲氏始終不易其守者人皆謂府君  
之烈也諸弟平契怡怡至分異或諷其長且有積勞分當取盈  
輒拒之曰吾寧爲易求者乖吾手足乎聞者罔不嘆服吁人孰  
無良心奪之以已私汨之以物欲存焉者鮮若府君獨全真  
衆靡輝灼見於群蒙是豈可於叔世中多求哉允宜立傳以爲  
後人準

壽廿九處士傳

處士諱港字仲源世居邑南桐川里幼孤鞠于母  
立克盡孝敬之誠聆慈訓曰若輩不幸早涉艱

然起

其

勤

人

折光

名者

本于忠

是鄉黨恂也家世傳

位不事華美垂老不跡公門署邑魏公室以善旌

天氏之民者仲源其人乎年躋八秩康健如少壯屬

久孫

克繼承家聲殆未艾云

壽三十處士傳

府君諱奎字仲光祖德明考春妣厲氏君承先志以家政爲  
任和氣溢于庭幔中外噴也稱其孝讓于群季孔懷彌篤聞一  
善則毅然勇往且樂與人同嘗勉群季曰君子律身以禮慎弗  
矯瞻矣谷是以人多悅服導諸子義方延師守之志卷也焉而  
權等綽也書史大意恪守弘規且兢也庭訓繼述清白高風可  
謂績君之端者也嗚呼府君懿德炳若日星余慮其久而泯焉

姑述大略以示不朽云

明松泉處士傳 行泰五十四

處士姓許名一田字應祿別號松泉世居梅目晉孝子攷公之後  
後蓋軒翁珏之仲子竹巖先生一元其兄也母蔣氏予從祖姑  
也處士幼有至性克恭克順樸直自如長習詩禮雅重斯文處  
物無競稟性勿忤求朝與人忿夕即忘之人有一言一行善雖  
仇勿隱也其母氏有山水之好而處士遂創精舍於喜懼堂之  
東繪西湖於壁鑿池於傍蔣松竹花卉顏其堂曰小西湖以  
養娛其親事母氏九十餘朝夕視膳未嘗有疾言嗔語  
謂茲提之愛敬而處士猶於垂白特見之晚年有

與鄉名

以自適以詩禮

而大

此

此



上諸司

每夕香

不可作

諸司重為氏毀也余傷之有

海色天涯不是長之句又有一封高並華

壽六十有二處士以一布衣之行如此蓋鄉之賢者

處士

嗣於余有一體之誼故特敘其潛德將以表於史氏云

論曰孝友惟家之政齋慄惟性之純大圭不琢太羹不和是

始終乎孩提之心也永錫是心觀厥子則知其能父觀厥

川知其能夫觀厥兄弟則知其宜兄宜弟也使居闕里賢其

歸乎噫君子哉君子哉

寄

嘉靖癸亥臘月既望

春姪生如山蔣良知拜撰

挽松

長松僑寄倚丹崖一道天津濯錦霞兄弟世間唯竹柏生涯湖  
上美風花孤株對影誰爲伴淡水論心未易賒珍重清漪蒼翠  
色于人何日再還家

芝厓邵世說

主人耽隱逸泉石結幽盟漱玉源流遠笙簧音調清歲寒長共  
守嚴毋謾無驚嘯傲山林下浮名一羽輕

苔山李琛

松蒼泉碧主人清永結壺中三益盟傾蓋時和玄鶴夢忘機  
復野鷗驚虬龍飲澗長雲潤魚鳥同枝影最明忽訝主人何處  
去松琴水樂共離聲

樂吾李方

雪幹凌寒迥太清澄鮮玉液結心盟枕流綠綺含風

虬夢驚可有圭田供歲祀慚無翁山遺銘

十下迺考竹巖翁故以淹貫君書

代聞人

示卒對如響諸子中心獨噐之弱冠補郡諸生試必

入棘闈幾第者再而竟不售遂一意謝去竹岩翁感然曰

世未有顯者光大門閭事在吾兒奈何以九仞廢業哉府君長

跪而謂曰窮男之技不過取一朱紫而紆拖之而箕踞懶散

下月習是猶韋颺以車馬而樂鷓以鐘鼓也翁曰吾兒志已定

矣夫復何言府君性至孝初以考命勉習舉子業下帷不解帶

者數歲自得所情惟寄志於杯酒間靡吝不飲靡飲不醉青原

鵠湖無遠近期必往往必旬餘然後歸吟風弄月忘情世故其

樂也陶公之府君爲古文詞率意而就曾無尋檢木藻爛然而

更喜談玄理稠人廣坐中方議論蝨湧府君揮毫而出徐以片  
言定之人人辟易故雖以酒自豪人無厭其飲者載酒問字屢  
錯于戶府君欣然接之如右軍以書易鵝也若既以厚資于  
鄉而猶不事家人生產業又豪俠如施子雖常寄籍青衿而毫  
無枿不酸儉態以故家政聽之家督汝信縮蠹子母絕不問也  
餘課諸子不務爲鏃急每遊塾師處必日敷教在亮勿施鞭撻  
族中雖三尺童子無不暱就府君者府君當行遊時童冠偕集  
可謂大宅春風沂水之致矣當時知者以爲文人不知者以  
酒人而由今一追想之殆古之狂士云

贊曰

小至老如不代老

若此亦尼父思狂士之意云

萬曆己未孟春之吉

賜進士第江京禮部主事春庄盧洪春頓首拜撰

兀上窮經不計年登壇誰不避才賢風流自擬柴桑後詞賦人

稱大曆前高閣青箱傳世遠明庭玉樹競春鮮欲承指大無虧

事真誠中原早着鞭

不肖次子來俸百拜憶

晉百十府君傳

府君諱希武字惟揚里中所稱長厚仁人也其王父書軒翁素  
行善鄉人稱佛子之號乃考行六四繼承克家綽有令譽溢于

鄉邑妣氏賈安人咸有一德生丈夫子三府君其次也府君生而穎異讀書輒解知大義惟不喜訓誥以故不得志于有司遂棄去經生言惟孝悌力田是務然治家崇大心不效守錢奴其律身尤嚴終日整衣冠循匕雅飭雖童孺亦必以禮待之兼長于辨有不平事咸就直于府君以數言勸諭輒心折罕有事達公庭者時一鄉重其行上之廬陵郭令公榜其閭曰仁里推良并以齒德並尊賓於膠庠錫冠帶焉諸子姓咸稟家訓耕讀外營而又次子曰紹音尤以幹畧著蓋自書軒翁以府君三世德疑氏將于是乎在矣嗟匕府君挺拔

本以治生敦行以範族晚

子承世也

上比昔歎

北燕

已未仲秋

徑久

晉百二十三府君傳

府君諱希張字惟厚號繼栢醇謹勤儉人也厥考栢軒翁嚴翁爲同胞兄弟竹岩翁旣以文章道學光大其家嚴而栢軒翁亦制行篤實稱古君子焉府君善事厥考與其伯父竹岩翁家嚴隆起以故益勉勵爲善雖於舉子業不甚精而楷書聲律之屬靡不通曉厚承祖父遺財不自奢泰而勞苦爲生其女靡遐家益雍裕於是延師課伯仲二男以文藝期以振起先緒志雖未酬而閭族中稱治家教子兩得其方者必於府君一屈指焉考性好奕座上客常滿府君輒爲治其稱觴務博

厥考歡配將氏賢淑終身敬禮如賓客歲己未余有家乘之役  
其子汝占汝田氏備述府君行實而丐言於予也故不辭燕陋  
而爲之傳

昔

萬 己未秋中浣

暨陽宗子戩撰

養晦隱君紀畧 晉百五十七

隱君諱延榮字季仁號養晦爲荆山翁幼子其先代多碩德聞  
人別具詩氏源流敘中隱君生而穎異五歲知叶韻七歲能

詩十歲善文甫及髮就儒童試而邑令卞源黃公

辟疑芥掇一第而不虞艱 一書 不蓋隱君生至

人長公



然以身在之

不用事汰天下弟子員各邑不二十人且

人所取皆貴人子弟隱若內分於家政之

非益若無心世用者每日士圖不朽業耳夫洙泗之門豈必

科名顯哉潯陽文學時已從無象遊芹宮矣於是遂絕意謝去

舉子業隱居三友園唯肄力為古文辭凡禹穴汲冢之書靡所

不其為古體類漢魏絕律似初書為文不務單

奏而自成一家言若傾峽而出決潯無際政使歐蕪復生富伯

仲遇之見有詩稿文集行於世茲不多贅獨其以豪舉文人而

斤七名檢中伯兄卧床禪幾二十年隱若日侍湯藥既沒撫其

孤如七子次如公藝故事而嫂氏素曼美隣人乘間離之志雖

不遂其事已籍七人口少嘗師事里中賈左韋蔣心川二公俱  
賓貢起家一再入都門心爲厚具資斧其同事多貧士桂玉之  
費罔不雅分與之有稱貸者輒破其券計前後不下百金無德  
色一日挈奚奴就墅途中獲一行囊馬鬃絨繡青鈇白鏹約計  
值一萬方隱君躬守竟日令奚奴陟還之其人請以半謝

隱君曰余苟利阿堵物胡不全而橐諸而以半爲其人愧謝而  
去族子遠家食貧依隱君卒業隱君爲談經課藝不絕束脯更  
以燈火資焉詞客見過必爲平原之飲臨別復厚贈之寒如  
者解衣之其德無已類如此潯陽文學積學雄文每

何吳寧故多材必爲方是品活第一而待也文學

伯如也

不

再表曰東葵厓宗閩南

對有再乘

不預其事以內召不果就兩令公具相知

甚每觀隱君詩文必擊節曰此亦已登古作者之壇其於近

未疑也敦請賓筵顏其室曰各儒碩隱凡過里中

君握手甚歡談古今詩苑商確短長疊上不倦里中人

馬隱尹出分內者然推此以

浦輪之詔何足重隱君哉予與津陽文學交最深知隱君行

與文士悉故為撫其大畧俟異日巨公采入郡邑人物并收之

方輿志云厥配杜孺人亦有閩德因為別立賢母傳如

孺人姓杜名七娘從女兄弟行次也為昌邑令

郡庠生少洲公女少洲公娶於盧爲青女

而蠶半

焉其聘娶之類

也隱若日夕洒然忘其有二母子矣噫嘻

教日衰

女德無極士非入顯宦不能內妾間有已艱於產慎殄其祀而  
強內之云云

画溪

一

妻之處

他腸一然諾終身不負為人分前曲毫無他

平然性好禮賢士夫日集飲呼盧博塞調詭詼以得其歡以

嚴醜虞氏端莊貞淑克盡相道若洽外有子治

世事不關于我身同志姻朋

詩福攸同世所



非南江許君傳

尔與汀君南江者言假嬰館于

日

手素地未賦丹青薰善氣而飮春風良已久矣

已

之愴然迨隆慶辛未按楚經家曾胡舅氏以傳

口綆矢沉默不尚學華惟孝友名

級以義倡鄉成

唐操愈卻弗諂

裏日益盈裕復振家聲晚景脫此

曰豫曰康以舒管寄亦人所難逮也噫翁慈愛隆

東

篤于季昆挹損曰收善下如江海應世無心舟楫

亦彥可燬將來宜傳以垂其楸

東陽令麻名

光萬曆丙子五月五日卒于廣東

二十八日年四十九家人遷殖眉居前之許世塿

